

記蜻蜓點水式遊之一 —— 江門市

鄭國輝（1957 輝社）

在盛況空前的『2012年台山世界培正同學日』後，我參加了珠三角六天遊。這是一很美妙的餘音繞樑。參觀的景點確實不少，每一地方停留的時間都是很短暫。導遊成小姐沒有給這些僑鄉作任何介紹，只憑自己的認識和爭奪一剎那的時空去獵取每一景點的精華。在我旅行經驗中，是很新穎的。珠三角遊給我最寶貴和銘感難忘的是旅伴相處非常融洽，充份發揮了互相照顧，同舟共濟。「紅藍精神」不是一抽象的名詞，在這裡有具體的呈現。此旅行團是同學連家眷組成，共四十一人。憑絕不準確的回憶，寫下參與同學的芳名：偉社梅漢泉，誠社郭民安，匡社謝鴻基、忠社李根田、林錫衡、陳鈺成，瑩社馮奇彬，輝社蕭沛錕、李文田、龍基逸、翁希傑、何汝顯、王曦光、黃秉權、鄭國輝，正社馮立仁，善社李威漢、許惠翠，協社余秀琴，恆社周榮超、朱樂怡、關德深，仁社雷禮和（領隊）、唐榮勳，昇社熊健群。從52年級到69年級，都是年逾花甲的長者，行遍天下，閱世甚深。

11月26日上午十時，旅遊車駛離台城碧桂園大酒店。時煙雨淒迷，有點寒意。南下路上濛濛窗外展示了寬廣的綠野田園，間點綴些竹林和甘蔗叢，在蕭殺的冬天，顯露着無限生機。台山地處丘陵，公路並不筆直，而有起伏轉彎，真是一風景怡人，情調幽雅的好地方。半個鐘頭後到了端芬鎮。我們並不入鎮，而將車子停在田野邊緣一滿佈泥濘的空地上。雷禮和說我們要參觀梅家大院，我初聽還以為這是有類番禺餘蔭山房的富有家庭園和豪宅。現場給我很大的驚異，梅家大院是一碩大的市集，裡內有六十多棟樓宇。它們一間緊貼一間互相依偎，整齊排列砌成一長方形。中間是一空地，供小販們擺賣熟食和商品，這簡直是一座小方城。仔細視察一下，東西分地四墩，每墩建二十一間商舖，北為五墩，南為六墩，每墩有十間商舖。它們圍繞着中間不規則的長方廣場。每墩之間有寬闊的通道，方便貨物輸運到後面臨大同江的碼頭，有船隻可通香港、澳門、廣州、佛山、江門等地。

樓宇都是騎樓式的建築物。騎樓下的行人道鋪設三合土地面，上層可庇護行人，免受風、雨、烈日的襲擊。此市墟於1930年開工營建，投資者一半以上都是端芬鎮內梅氏鄉親，多是曾在外國生活多年的歸僑。他們喝了洋海水多年，受歐美文化的影響，所以樓宇的上層，都是憑自己的愛好，仿效某一西式建築，所以梅家大院可稱為中西文化的融匯。樓下小店都從行人道「退避三尺」，一律是前舖後倉的格局。我見到的很多都是重門深鎖，有年久失修的剝落破敗。

大同河（又稱汀江）是台山第一大河。上游是大隆洞水庫，流經梅家大院一段，河面寬闊，水深流緩，大船經此順流而下，通過廣海灣進入南海，是多年前從台山到香港、澳門主要航道。梅家大院這墟集，是貨品匯流集散地，確實是商業重要據點。它建於大同河南岸，距端芬鎮有一段路程，在田野間，和城市相隔，遠離塵囂，大異於有名的古城，如開羅、雅典、君士但丁堡、耶路撒冷……市集都是在鬧市中心。在沉澱回憶中，童年時寄寓在外祖父家，每月初旬，多隨母親、舅母、表姊們「趁墟」，可見得梅家大院不是唯一被農田包圍，一面臨河的墟。自上世紀七零年代中國對外開放後，公路網發展神速，現在從廣州乘長途汽車抵達台城，不需要兩個鐘頭。水路運輸漸趨式微。梅家大院的商業地位，很自然地被淘汰。加上近年來，移民到美國、加拿大、澳洲的漸眾，大院內的錢莊茶樓逐漸消失；很多店舖也陸續關門。樓台仍在，人蹤已渺，望去不勝寂寞蒼涼。中央龐大的長方形市集，只寥落點綴着十多個攤位，冷清清的，更反映出地方的寬闊空曠。周榮超、朱樂怡在一角攤位，買了二小盒鹽焗雞。午餐時和同桌團友分享，味道不錯，但煮得太老了。李威漢說，若改為手撕雞，可以入膳了。我說，何止手撕，簡直要用牙碎。我在另一角攤位，買了一包藥製檸檬皮，有止咳去痰的作用。

昔日繁華早成過眼雲煙。樓房經屢年風雨侵蝕，漸成破壁頹垣，但結構仍然很硬朗，憑想像可以依稀看到昔日的繁華。但在台城的古鎮水步便不能有這評語。這是一殘破不堪，垃圾滿街的小鎮。最有規模的建築物是一有三層高的小旅館，樓下大堂已改成為製衣廠，樓上房間相信已被灰塵蛛網滿佈着。去天同學會辦的台山市遊曾到水步稍駐初程，我剛在數天前參觀了典雅、秀麗的四川成都黃龍溪古鎮，和此相比，雲泥殊別。我不期然對輝社同學說：「這有參觀價值嗎？」何汝顯回答一句：「這是原汁原味呀！」一分鐘後在一樓房前見到一精神飽滿，腰肩挺直的老漢。他滿面笑容用純正的廣府話和我搭訕。他姓袁，今年75歲（比我大少許）。他一生就在水步渡過，經歷了日本侵華、國共內戰、文化大革命這些風浪。短短的三分鐘交談，我

領略了袁先生在水步走過了滄海桑田。突然對這「無甚可觀」的小鎮有不同角度的認識，體驗到「原汁原味」的深意。

從梅家大院出來，踏上旅遊車，繼續南下，目的地是用午餐處——廣海。領隊雷禮和請馮立仁追述他在廣海的兒時生活。我覺得隨着別人「尋根」，也蠻有意思的。車子在近海處停下來，參觀一明朝遺下的古蹟。要攀登一小山崗方達刻有《海永無波》四大字的石碑。參差不齊的上山小路，在微雨中不大好走，給步伐不穩的老人有一定的危險性，所以很多團友選擇留在車上。上面有一紀功碑是明嘉靖時地方警衛剿滅土匪的偉績。我沒有時間細讀，急於攀上更高的山崗，洗手間的所在地。此處是眺望瀕海的廣海鎮最理想的，可惜在雨中「望殘煙草低迷」，甚麼也看不清楚。跟着赴廣海的海濱，亦無足觀：十多艘漁船停在沼澤中，是否廣海的港口早已淤塞？回到廣海鎮，雷禮和、馮立仁二人先下車找餐館。在駿升餐室用膳，有魚、蝦、蟹，頗有地方風味，可能未能滿足一些飲食專家的期望。

赤坎古鎮有三百五十年的歷史，位於開平市的中部，建於潭江北岸的紅土台地帶，故有此名。它本來是潭江一渡口碼頭，後來發展成一貿易小鎮，全是開平關氏和司徒氏的汗馬功勞。司徒氏來自河北，關氏來自福建，分別徙居在潭江岸的上、下埠，成為開平的兩大姓，赤坎是他們家族的大本營。他們開始在渡口擺設貨物攤位，各據一邊，楚河漢界分明，互不侵犯，各自經營發展。十九世紀後期，光緒年間，兩族的店舖方建成一條相連的街道，組成一座統一市鎮的雛形，但仍在上、下埠各自聚族而居。關氏據上埠，司徒氏擁有下埠。

1923年（民國十二年）司徒氏在潭江邊築圖書館，樓高三層，前為庭院，樓頂鐘樓的大鐘購自美國波士頓。定時敲起，響徹雲霄，全鎮和附近村落都可聽到。關氏也不甘後人，1926年（民國十五年），關族圖書館在上埠西邊潭江岸奠基開工。此亦是三層高的建築物，西式的院門取代了庭院的牌樓。鐵門的方型立柱有點羅馬式建築風格，頂端鐘樓的大鐘購自德國。這兩座圖書館是赤坎文化的凝聚。

嶺南的氣候潮濕多雨，樓宇全建騎樓以方便行人和顧客逛遊購物，騎樓於是成了嶺南建築的標誌。赤坎的主要街道中華路和臨河的堤西路（兩條平行的街道），是廣東省內保存得頗完整的騎樓骨架。幾乎公式化地，這二三層高的騎樓建築，居室是在樓上，店舖在樓下前面，倉庫在樓下後面。騎樓下面是林立方形立柱支撐上層組成一長長的步廊。行人在廊內走動，不必為外面的狂風暴雨所擾。店舖亦借此將行人滯留在舖前，多些機會品評選擇貨品。

中華路的店舖雖古意盎然，仍鱗次櫛比般迎接滔滔生意，延續了往日的繁華。堤西路已是零落不堪了，很多店舖早已人去樓空。我們到達時，路面破爛極了。一起重機車停在路的一邊，顯然堤西路在大大修理中，幾個月後將有新面孔出現。景輝樓仍開放着，收五元門券。我站在門外向裡一窺，大堂陳設古色古香，一邊牆懸滿中華民國歷屆總統的立照，樓上應有很多時光倒流的景物，愛好歷史的我很想入內參觀，恐怕時候不夠打消了這念頭。堤西路盡頭是影視場地，有欄杆封閉，不准入內。潭江中心有一小舟，似乎用來點綴的。一小橋跨越潭江到堤東路，那邊倒有些店舖和攤位，出售各類雜食和紀念品。唐榮勳買了一包燒餅，我分嘗到一片，香甜可口極了。

早一天在碧桂園告別宴前的下午，周榮超、朱樂怡租了一麵包車，和黎秀卿及夫婿梅先生、劉安乾、關德深、唐榮勳、黃秉權及我一行人往開平觀光，所以此次赤坎是故地重遊。另一景點是南樓，是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抗日戰爭時為國犧牲司徒氏七烈士的陵園。公園內有一碉樓，周榮超等五人登上去觀景，我漫步到潭江邊，河水清澈，真是「浪花淘盡英雄」。墓園內有文獻記載七位英雄殉國的事跡，最年長的司徒煦36歲，最年幼的司徒丙只有17歲。他們持鎗守着碉樓，保衛鄉梓，日軍屢攻不成，恨之入骨。最後放毒氣將七人迷倒生擒，用最殘忍的刑處決他們——是活着受肢解，遺骸丟入潭江內，後被鄉民撈起。除司徒煦屍骨不知流失在何方外，其餘六人集體葬在墓園內，每人（包括司徒煦）有一小傳記述其生平，且有一七言律詩歌頌其英雄氣概。幾乎七十年歲月匆匆消逝。浩然正氣，長留人間。而這美麗的墓園，永恆地供人憑弔，真是「青山有幸埋忠骨」了！

南樓烈士陵園內的碉樓是我第一次見到的碉樓。2007年開平碉樓被批為世界文化遺產，碉樓星羅棋佈於開平市境內，有在城鎮內，有在農村中，有些村有十幾座，有些地方只有一座或二座。如南樓和立園，這是一別具特色的藝術長廊，又是近代建築的大觀。最重要的，且隱含着深厚的歷史意義。開平的特殊地理環境和近代歷史促使碉樓的興起。開平市位於河網密佈的低窪地帶，在暴風雨季節，常被洪澇威脅。一百年前轄境還包括新會、台山、恩平，是軍政權力鞭長莫及的邊遠地帶。社會秩序頗為混亂；土匪常出入其間。為了抗洪防賊，清初鄉民已開始建築碉樓。1840年鴉片戰爭後，大批開平人遠赴重洋，到美國、加拿大修築鐵路。上世紀二、

台山培正同學日

三十年代，很多在海外致富的華僑回到故鄉。時中國處在軍閥混戰，遍地哀鴻的亂世，於是這些曾經九磨十難的歸僑，將其畢生積蓄，營建富防衛功能的碉樓，反映了他們落葉歸根的情結。因為主人浸淫在西方文化中日久，所以建築藝術深受歐美風格的影響，各自標奇立異。五花八門的碉樓，紛紛矗立在大地上，蔚成世界建築史的奇觀。

偌大的『立園』，導遊霞姐只給我們半個鐘頭的遊覽時間，這簡直是破天荒的笑話。那時我的痛風症剛開始發作，在舉步維艱，強忍疼痛下，又沒有指導給我們講解，選其精華，只憑着自己的直覺，到處亂闖。我的痛風，直至二天後在中山市，余秀琴的夫婿藥劑師陳國榮先生代我買藥方能紓解。『立園』的主人謝維立，出自世代書香之家。祖父謝廣華購地建此新村，在開平塘口鎮內，有傳揚先祖餘蔭和積德的真意。他的兒子謝聖泮（即維立的父親）、謝聖洲在美國寫信回鄉，再三叮囑新村要遵守彼此相安，敬老慈幼的祖訓。各房的海外鄉親紛紛響應，陸續匯回建村的資金。聖泮的兒子維立，從美國趕回來，親自主持建村的事務。我現在見到的『立園』，是廣華村一小部份。因為時間的限制，我直奔別墅區的二碉樓「泮立」、「泮文」去。這是謝維立、謝維文為紀念父親謝聖泮而建的。

兩座洋樓有相同的建築風格，基本上容納了中國和西方的文化。樓身為鋼筋水泥澆鑄，兩根高大的羅馬式立柱樹在正面和側面的門廊，窗門都是寬大法式。樓頂是重簷式建築，有綠色琉璃瓦覆頂，很符合中國傳統建築。不像南樓烈士陵園內的碉樓凌空拔起，「泮立」和「泮文」樓各高三層，「泮立」樓對外開放。

室內陳設反映了樓主的多元生活。樓下是款待客人的大廳，兩側各有一歐式大壁爐，相信只是裝飾，在溫煦的嶺南，沒有多大的用處。二樓和三樓都是主人和家眷生活起居的地方，當然少不了西式的傢俱。我只上到二樓，二樓廳堂一邊懸掛上封神榜的「六國大封相」，是燙金木雕，人物刻繪得栩栩如生，呼之欲出。可見得主人謝維立有着很深的中國文化烙印。二碉樓旁植有濃密的榕樹和樟樹。後面一片修竹叢林，背後還有一龐大花園，可謂園中有園。可惜我沒有時間慢慢細嚼欣賞，這是蜻蜓點水式的旅行不能避免的遺憾。

從開平塘口車往江門市新會區有一大段路程，領隊雷禮和請梅漢泉嫂夫人朱慧雲女士講述台山風俗。她是南宋理學家朱熹的後裔，13歲移民來美，幸好她的父親沒有虛報她是男孩。當年台山有「買紙」的風俗。即是將女孩虛報為男孩，賣這身份給別家，好讓他家的男孩能移民來美。她說得很生動和有條理，牽涉到1882年美國排華案。多年前我為三藩市嶺南同學會和培正同學會撰文，論述此案造成很多華僑的悲劇，現漢泉嫂的說詞，深深挑動我的心絃，產生很大的共鳴。是夜晚飯在會城的古井平香，吃的是燒鵝餐，很可口，但上了年紀的人會稍嫌肥膩過甚。下榻於新會的碧桂園，遠不及台城的碧桂園。我房間廁所整夜漏水，更加重我的失眠病。早餐時餐堂太狹小，人頭湧湧，很難找到座位。

新會是江門市一區，其他二區為蓬江、江海。台山、開平、恩平、鶴山四個縣級市，都歸江門市所轄。江門享有中國第一僑鄉的美譽，海外華僑源出於江門的有四百多萬人。人文薈萃，名人出自江門的甚眾，尤其是近代。四日前我們從深圳福田乘長途汽車赴台城，途經江門。午餐是輝社梁麗雲的堂兄安排在金海灘。餐後往院士路參觀，滿街都是出自江門的名人石像，大部份是在工程和科學上有卓越成就的。蕭寅定兄向我指出其中一位是培正斌社學長。江門是五邑僑鄉的標首，這些石像



代表了近代和現今江門出類拔萃的人物。

我最敬重和熟悉的江門人物有三，都不在石像群內。

(一) 明朝大儒陳白沙，他是唯一入祭孔廟的嶺南哲學家。1279年(元世祖至元十五年)，元將張弘範攻拔南宋最後基地崖山。陸秀夫背負數歲大的小皇帝趙昺在崖門投海而死。開平最大的河潭江流入崖門水道出南海。張弘範在崖門刻石紀功：「張弘範滅宋於此」。後人在「張」字頭上刻一「宋」字。「宋張弘範滅宋於此」。一字褒貶，成了千秋美談。但張弘範是蒙古悍將張柔之子，世代將門，不是降元的宋將。滅宋不是出賣民族國家的罪行。陳白沙作了一詩「自是胡兒非漢兒」，矯正了這嚴重的歷史錯誤。

(二) 戊戌政變主角之一梁啟超，是才華橫溢的新會人。他學貫中西，博聞廣記，行文如天馬行空，不受任何拘束，氣勢奔放，傾倒千萬讀者。他叱咤風雲，左右二十世紀初期的政壇和學術界；幾代的知識份子都受其影響。

(三) 學術大師陳垣，任輔仁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多年，時間之長，為中國甚至世界大學史上僅見，造就了不可勝計的英才。江門市江海區有陳白沙紀念館，蓬江區有陳垣故居，新會區有梁啟超故居，可惜都沒有編入我們的旅程裡內。

翌日早餐後赴中山，在旅遊車上領隊雷禮和要我說一些故事。我有感現要離開新會，而五邑人物，不能盡付闕如，便說了陳遇夫詩壓江浙文人的故事。陳遇夫是台山人，乾隆時進士。那時盡領風騷的是江蘇、浙江二省，屬廣州進士級的人不多，廣東鄉間的更是鳳毛麟角。陳遇夫國語不靈光，廣府話也帶上很重的鄉音，只有台山話說得流暢。一天他和蘇、浙文士多人結伴遊西湖，憑弔岳飛墓。他們商議即景題詠留念。陳遇夫要了紙筆，速寫了開句：「不盡湖光柏影幡」，眾觀者微笑點頭，細聲說：「不錯，不錯」。白話譯作「在這無邊湖光山色中，古柏的影子好像軍旅的旗幟」。這「幡」字可謂是一很強的詩眼。既鋪敘了西湖的景色，又很快點出岳飛作為軍人的身份，在極端節省字眼下入題。陳續寫第二句：「背痕疑似未曾乾」，眾人悚然動容。在柏樹交叉掩影下，詩人不單止聯想到旗幟，且岳飛受刑被鞭打，背上血痕斑斑。跟着的三、四兩句：「一坏已掩忠臣骨，三字常摧義士肝」，眾人霍然立正，齊說：「妙極了！」。一坏黃土，已長埋忠臣的骨骼。「莫須有」三字罪名，卻永恆地傷透了未來的義士肝腸。陳遇夫寫出了律詩中的頸聯：「天地有盟山色老，英雄無語水聲寒」。眾人說：「非此不能給岳飛應有的身份，且點到悲劇的深處。」結句是：「可憐德祐迎降日，地下還應髮指冠」。1276年，即南宋恭帝德祐二年，宋君臣迎降蒙古。若岳飛地下之靈有知，一定怒髮沖冠。眾人一致同意：「我們不用寫了，此已是壓卷之作。」我也認為這是詠岳飛墓的冠軍，勝出元趙孟頫的「南渡君臣輕社稷，中原父老望旌旗」多矣！陳遇夫的詩氣勢奔騰，如脫韁之馬。且結句意境遼遠，啟人深思。

旅行很多時間是在長途汽車中。雷禮和是一位很有謀略的領導，他創造了一團友自娛的好方法：請馮奇彬清唱英文歌多首，包括 Love Me Tender, White Christmas……，請李根田、龍基逸、李威漢、周榮超這四位會長級的人物先後追述人生一段小插曲。最有意義的是團友逐一作自我介紹。林錫衡嫂說得最幽默：「我的名字是許玉娟，因為怕人笑，很快便將名牌收藏起來。錫衡和我夫妻生活有一默契，大事由他管，小事是我管。中國人的美德是：大事化為小事，所以……」。跟着輪到關德深，他站起來轉身向大眾說：「首先我讓你們看清楚我『好肉酸』的面貌……」，一語將錫衡嫂的含蓄道破。

離開了江門市，剩餘的五天四夜旅程亦是蜻蜓點水，走馬看花觀光了很多景點：計有孫中山故居、中山畫廊、東莞虎門海戰博物館、番禺寶墨園、三水森林公園內的臥佛和孔廟、佛山祖廟內黃飛鴻紀念館的武術表演、順德大良步行街、增城掛綠廣場、廣州星海音樂廳、濱江路珠江夜景、廣州培正同學日，不能全部塞在此遊記內，此遊記專寫江門市。但有一件事要鄭重提及，在參觀廣州星海音樂廳後，香港總會黎藉冠會長踏上旅遊車和我們交談，是夜在頭啖湯的晚飯，是由他作東，宴請全部團員。那豪氣干雲的慷慨，深深感動我們。

這遊記主要點是記同學的團體生活，應該在沾滿歡愉氣氛中結束。在旅遊車上我和雷禮和領隊說了好幾個耐人尋「味」的小故事。最後雷禮和說了一個他認為「鹹鹹地」的「縣官審古廟強暴案。」拳拳到肉，針針見血，連「塞窿」、「拔出」這些動詞也派上用場。後來謝鴻基、李根田二位大哥對我說：「何止鹹鹹地，好鹹呀！」大家捧腹大笑。這旅行給各人心靈上的開暢，筆墨難以形容，這是此旅行的真正意義。

在廣東省時，吳漢榆編輯、雷禮和前會長頻頻叮囑，要記下珠江三角州遊。回家後，尚未收拾行裝，本想續寫前蘇聯遊，記起吳、雷二位學長盛意拳拳，草草寫下此江門遊記，未必合他們的意，也成了七十一篇遊記中別開生面的一篇。